

关于濒危语言问题^{*}

孙 宏 开

提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国际上有关濒危语言的讨论,提出濒危语言是全球性的问题,濒危语言问题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严重的挑战。作者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情况,指出少数民族语言中部分弱势语言已经处在濒危状态,有的语言正在消亡或已经消亡,语言的消亡是人类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作者认为,弱势语言的陆续消失是时代的总趋势,是语言学家们难以逆转的。在现阶段,应重视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抓紧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并采取有效措施,延缓弱势语言向濒危状态的转化。

关键词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文化;保护;保存

一 濒危语言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濒危语言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随着网络、媒体现代化速度的迅猛发展,随着广播、电视、大众传媒的日益普及,随着一些封闭、半封闭状态的地区、族群的迅速开放,随着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传播力度的加强,一些弱势语言的功能将更加减弱,最后濒临消亡。而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它的消失将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失,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因此 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

一些弱势语言的陆续衰亡,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一种全球现象。语言学家们估计,世界上现有 6000 多种语言,在 21 世纪将有大部分语言陆续失去它的交际功能(有人估计将消亡 70%—80%)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1995 年 11 月 18 至 20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濒危语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和各国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和亚太地区语言学研究部,协调濒危语言工作。会议作出决议称:“这次来自世界各地的濒危语言问题专家在此集会,对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及亚太地区语言学研究部的成立表示衷心的拥护。作为关心世界濒危语言的语言学家,全体与会者保证竭尽全力向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提供合作与协助,因为这是我们大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事业。”^①会后发表的会议文集中,对世界濒危语言的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例如,该文集将世界 6000 多种语言按使用人口作了如下统计:^②

^{*} 本文为 2000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联合召开的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会后作了部分修改。

每种语言使用人口	语言总数及百分比	使用者总数
100 人以下	488 (7.2 %)	18, 511
101—1000	1, 096 (16. 2 %)	543, 562
1, 001—10, 000	1, 664 (24. 6 %)	7, 419, 055
10, 001—100, 000	1, 363 (20. 1 %)	52, 333, 194
100, 001—1, 000, 000	616 (9. 1 %)	202, 137, 068
1, 000, 001 以上	269 (3. 9 %)	5, 089, 528, 969
已消亡	234 (3. 4 %)	0
世界语言总数	6, 760 (100 %)	

该报告还列出了世界上前 10 位的语言分别是：1. 汉语，使用人口 8.85 亿。2. 英语，使用人口 4.5 亿。3. 西班牙语，使用人口 2.66 亿。4. 印地语，使用人口 1.82 亿。5. 粤语，使用人口 1.75 亿（该报告将汉语和粤语分作两种语言加以统计，引者注）。6. 孟加拉语，使用人口 1.62 亿。7. 俄语，使用人口 1.6 亿。8. 日语，使用人口 1.26 亿。9. 法语，使用人口 1.22 亿。10. 标准德语，使用人口 1.18 亿。

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西班牙的一次讨论语言政策的国际会议上提出，需要研究世界语言现状的问题。他还具体指出，需要“预备有关世界语言现状的初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记录地球上人类丰富的语言的多样性，并解释影响世界不同地区语言的问题，以鼓励人们更为关注人类的语言财富，为研究语言的进化、介绍保护现存语言的最新措施作出贡献。”^③1997 年第 29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对《世界语言报告》这一项目予以批准。1998 年 5 月 2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给各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语言学家们发出公开信，该信描绘了世界上的语言状况，认为在今后 20 年中将有一些语言陆续消失。总干事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它的消失是人类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要求各国的有关机构和语言学家提供合作，完成《世界语言报告》并定期出版。虽然此举为非约束性的行为，但它告诉我们，弱势语言的消亡是新形势下全球的一个总趋势，是对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严重挑战，重视濒危语言问题是一个有良知的语言学家的神圣职责，是绝对不可以袖手旁观的。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也收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发来的公开信，在国家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民族研究所组织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本民族的专家学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语言报告》课题组发来的问卷（包括 40 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填写，并力求配合此项工作。目前此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通过这个项目的完成，我们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通过此项活动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国际语言学界有关濒危语言问题的动向，也可借鉴国外语言学工作者关于保护濒危语言的思路和做法。

自 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抢救濒危语言年以后，国际上成立了近百个抢救濒危语言的组织和基金，有的是国际性的，有的是地区性质的，有的是国家性质的，也有的是某个财团或某个学校的。我们周边国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据了解，印度、尼泊尔都有官方的抢救濒危语言的相关结构。1998 年，日本有一批语言学家联名给政府写报告，要求建立抢救濒危语言的基金，今年获得政府和一些财团的支持，建立了环太平洋地区的抢救濒危语言的基金，据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中有一个东亚语言研究组，专门负责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资料的收集。此项研究目前已经启动。

二 我国的语言状况

中国有 120 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包括台湾高山族使用的 19 种南岛语系语言。在 120 多种语言中有 20 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 1000,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即使使用人口超过 1000 的语言,也并不说明它们有较强的生命力。近几年我们开展了大量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对分布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状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的附录中已经列出了这些语言使用者的族属、语言的名称、分布地区、使用人口以及它们的谱系分类。^④

根据该表的数字,结合我们最近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的情况,我国语言使用状况和人口比例大体如下表:

每种语言使用人口	语言总数及百分比	使用者总数(约数)
100 人以下	7(5.5%)	400
101—1000	15(11.7%)	11,000
1,001—10,000	41(32.%)	219,000
10,001—100,000	34(26.5%)	1,300,000
100,001—1,000,000	17(13.3%)	12,100,000
1,000,001—10,000,000	10(7.8%)	31,000,000
10,000,001 人以上	2(1.6%)	1,120,000,000
近期已消亡	2(1.6%)	0
我国已知语言总数	128(100%)	

在 1000 人以上使用人口的语言中,情况也千差万别。有的语言虽然人口不多,但仍有一定的生命力,目前还不属于弱势语言。例如,居住在云南中缅边境的独龙族,尽管这个民族总人口不足 5000,但由于高黎贡山的阻隔,他们很少和外界接触,他们中大部分是单语人,这个语言根据观察,由于他们的居住状况不可能有很快的改变,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很快消失。有的语言则不同,从各方面分析,已经处在消亡的边缘。例如满族虽然有数百万人口,但满语仅有少数老人使用;畲族虽有数十万人口,但会使用畲语的不足 1000,而且他们都是双语人,其中大部分人第二语言比母语流利,可见,在若干年后,畲语也将逐渐消亡;类似的如仡佬语、塔塔尔语、赫哲语、阿依语、普标语等也都是处在消亡边缘的语言。

这些语言,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看,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已经转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即多数地区或多数人已经转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少数地区保留母语。在保留母语的地区,他们中往往一些人在家庭或村寨里还使用母语,而外出则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这些会使用母语的人中间,一般是老年人母语比较熟练,而年轻人则母语不如老年人熟练,特别是从小就离开母语环境的人,往往都不会本民族语言。无论是已经失掉母语的人,还是正在转用其他民族语言的人,都有一个使用双语或多语的过程。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课题组最近在贵州进行语言调查,发现 80 年代还有一些老人使用的羿语,现在随着这些老人的去世而完全消失,列入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计划的木佬语,也仅仅有少数几个 70 多岁的老人还勉强会讲。可以预料,再过若干年,现在会使用木佬语的几个老年人一去世,这个语言也将随之完全消亡。

这里仅仅是举例性质的。所谓语言的强势和弱势,是相对而言的。可以从母语的使用人

口来衡量,可以从该语言的使用范围来分析,可以从该语言的使用频率来观察,可以从有无与本民族语言相适应的文字来判断,可以从和周围语言的关系相比较来印证,更可以从该语言的动态变化来确定。而这些静态和动态的综合状况,构成了该语言的弱势度,也是判断该语言活力的重要参考依据。

我个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压迫制度的结束,国家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政策,基本上消灭了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在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广播、电视、电话等大众传媒十分发达的今天,语言作为人们的交际和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一些弱势语言由于不能承担这种功能而陆续丧失其交际作用,被强势语言所替代,这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我们只有实施正确的语言规划,采取一定措施,延缓语言衰亡的速度,却不可能完全阻止一种弱势语言陆续消失的进程。这是因为语言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个人行为,使用不使用母语,个人有自主选择性,是一种权利。当然,这种选择性是受经济、社会、地域、职业、文化、语言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造成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对一个语言的衰亡进行过40年左右的跟踪调查,应该说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⑤

我还认为,语言的转用是通过双语实现的。使用和发展双语,无论对个人、对一个社区或一个民族,都是获取知识和信息,提高自身素质的主要途径,也是促进社会进步,增进不同群体之间了解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双语的使用和发展,也会促使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逐步削弱其交际功能而陆续让位于强势语言。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过去曾经有过只注意发展经济,忽视了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记录和保护,导致一些弱势语言和文化现象的迅速消失,致使现在想抢救和恢复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种历史教训,作为前车之鉴,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三 保存濒危语言资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语言资源十分丰富,这些资源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宝贵财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语言里保存了各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故事、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唱词、谜语、戏剧等各类文学作品都依靠语言来表达。各民族语言中已经发掘出来丰富的脍炙人口的口碑文学作品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彝族的《阿诗玛》、纳西族的《创世记》、壮族的《百鸟衣》、侗族的《秦娘美》、苗族的《灯花》、景颇族的《勒包斋娃》等等,这仅仅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极小一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有自己母语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作品,目前挖掘整理并与读者见面的,仅仅是凤毛麟角。

语言中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现象,是该语言使用者传统民族文化、传统经验最直接、最集中的具体体现,上面所说的文学作品仅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现象的一小部分。尤其是无文字的语言或文字不发达的语言更是如此。

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他们千百年来所创造和积累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他们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他们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组成社会并不断地生存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这一切的一切,都保存在语言里,并依赖语言代代相传,并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加以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一切知识和经验都是通

过语言来保存,来传播的。语言作为一种载体,蕴藏着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是使用该语言的人们共同体历史的、现实的一切知识的总和。那么,语言的逐渐衰亡对使用该语言的群体来说,是一种损失,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也是人类共同财富的损失。因为,有了多元文化才使得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其次,就语言学本身来说,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积累的语言资源越丰富,发展语言学的潜力就越大。目前,我国有许多小语种,至今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调查研究,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但学术价值极高,其中不少语言保留了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许多古老的面貌。有的语言资料,通过深入研究,是揭开历史上许多谜团的钥匙,因此对即将消亡的语言资料,进行抢救性记录和保存,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也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项打基础的工作。它对于开展描写语言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类型语言学研究,乃至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都将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它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认识中国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格局的复杂性,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也是十分有益的。

再其次,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各少数民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特殊的感情。弱势语言的消亡,已经引起各少数民族特别是本民族人士的忧虑,他们呼吁有关领导重视抢救和保存他们的语言。因此,弱势语言的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所以这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某种政治意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我国一些弱势语言研究情况已经为外界所知,已经有一批国外的语言学家到我国新发现语言分布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例如,美国语言学者,近几年曾到我国广西、贵州、湖南、云南、内蒙、黑龙江等省区,调查过侗台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南亚语系语言、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和羌语支语言;日本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学习院大学等院校的师生和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也深入到我国四川、云南、海南等省调查研究过新发现语言;荷兰雷顿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等单位的学者也在我国成都的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昆明的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贵阳的贵州大学和贵州民族学院等地分别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名义,调查研究我国的弱势语言。抢救濒危语言是当今国际语言学界的热点问题,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的一项国际性工作,对弱势语言或即将消亡的语言资料抓紧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以后加以记录、保存和刊布,这是中国语言学家也应该重视并抓紧进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四 对策和建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的政策。重视各少数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挖掘、整理和发扬,是党和政府一贯的政策。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步伐正在加快,国家的建设重点将向西部转移,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喜讯,我们有希望看到,世世代代处在贫困落后状态的各少数民族有望在新的世纪里陆续脱贫致富,奔向小康,走向真正的现代化。我们更希望看到,在经济发达起来的各少数民族,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也能得到保存、继承和发扬,其中包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使中华各民族的灿烂文化更加绚丽夺目。在各民族共同走向富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另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了保存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一些地方领导的关注和重视。最近,我从

云南省了解到, 云南省人大九届常委会第 16 次会议于 2000 年 5 月 26 日通过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该条例已经于当年的 9 月 1 日起实施。该文件第一章总则的第二条指出, 本条例保护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内容的第一款就是: “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这是一个有普遍意义和远见卓识的文献。

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 抓紧时机, 利用一切手段和方法, 记录和保存这些即将消亡的语言资源。如用声、像手段大量记录和保存在口语中的文学作品; 深入描写该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 大量搜集和记录该语言的词汇, 编辑出版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解释的词典; 为不同语言或方言制订拼音字母, 教会本民族对保存自己语言有兴趣的知识分子, 由他们自己来发掘、记录和保存本民族的语言资料, 等等。可喜的是目前这些工作正在得到民族语文工作者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我们目前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 根据轻重缓急的需要, 陆续保存这些语言的资料。目前正在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1. 调查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 为每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出版一部描写性的专著。80 年代在国家民委的主持下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共 57 种, 目前正在编辑出版《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已出版 10 多种。我们希望投入更多的资金, 对即将消亡的语言进行抢救性调查记录和整理出版。

2. 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系列词典丛书》, 目前已经出版 20 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对照词典, 在今后若干年内, 力争为每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少数民族语言编辑出版一部词典。

3. 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整理 50 年代大调查的方言资料, 建立计算机词汇语音数据库, 陆续出版这些珍贵的资料。目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出版计划已经开始启动, 有 3 种方言研究专著已经问世。

4. 录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音档, 保存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有声和形象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都已经开始了此项工作, 目前急需扩大数量和提高质量, 尽可能采用多媒体技术, 把它保存到光盘里去。

5. 建议为每一种弱势语言制订一套拼音字母, 教会本民族对此问题有兴趣的知识分子, 作为记录和保存该民族语言的工具, 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延缓该语言的衰亡。

附注

① 见该会议通讯第 1 号(1996 年第 1 期)第 3 页。

② Akira Y. YAMAMOTO: *Linguists and Endangered Language Communities: Issues and Approaches*. *Studies in Endangered Languages*, Hituzi Syobo, Tokyo.

③ 引自《世界语言报告》有关通讯的说明。下同。

④ 参见孙宏开(1999a)。

⑤ 详情请参阅孙宏开(1999b)。

参考文献

何大安 2000 台湾南岛语言序, 载《台湾南岛语言丛书》,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孙宏开 1998 20 世纪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 《语言与翻译》第 4 期。

孙宏开 1999a 中国空白语言的调查研究, 载《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 香

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孙宏开 1999b 记阿依语——对一个逐渐衰亡语言的跟踪观察,《中国语文》第5期。

亚娜 1991 怒族怒苏语言资料集序,载《怒族怒苏语言资料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Lenore A. Grenoble and Lindsay J. Whaley eds. 1998 *Endangered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p. 36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James A. Matisoff 1991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R. H. Robins and E. M. Uhlenbeck eds. *Endangered Languages*, p. 189—228. Oxford: Berg Publishing Ltd.

Kazuto Matsumura eds. 1998 *Studies in Endangered Languages*. Pape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p. 252 Hituzi Syobo Publishing Co. Tokyo, Japan.

Stephen A. Wurm 1995 *Methods of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Revival*, with Selected Case of Language Endangerment in the World. Paper Pres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Tokyo, November 18—20.

On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brief introduction is first given to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s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with the proposal that language endangerment is a global problem, and is also a serious challenge to cultural diversity. The author then discusses the usage situation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at, among these languages, a proportion of “weak” languages are already endangered. Indeed, some are heading towards extinction or have already become extinct. The death of a language is a grave and irreplaceable loss for the whole of humanity. The author recognizes that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weak” languages is a general trend which linguists cannot reverse. Therefor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to endangered languages, with urgent efforts to record and preserve language data. In addition,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in order to delay the decline of “weak” languages into a state of endangerment.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endangered languages; culture; protect; preserve

(孙宏开 10008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责任编辑 曹志耘)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William Labov 等将来华讲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海外著名语言学家讲习所”将于2001年5月14—16日举办第一期讲座,邀请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教授、安东尼·克洛克(Anthony Kroch)教授来华讲学(用英语讲,配汉语翻译)。这是我国语言学界直接接触国外著名语言学家的难得机会。考虑到拉波夫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北语社的接待能力,希望有意聆听者于2001年3月31日前与北语社取得联系,以便我们妥善安排。

联系地址:100083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王飏、侯明。

电话:(010)82303647。

E-mail: wangbiao@blcu.edu.cn, houming@blcu.edu.cn。